儒宗理要

序

自渾沌開闢亘古迄今莫不有物焉爲之主宰故分而爲三才合而爲一理此

漢晉唐稱儒者紛紛皆以
文章名世或以勳業濟時
若夫剖三才之秘義晰理
學之精微道莫過於宋宋

同此心同此理而通天徹地盡人盡物使萬古之乾坤不毀千聖之道脉常存職此而已自孔孟而下歷

橫渠先生後裔膺文宗之
任而深於理學克紹先傳
因討論五子之書詳其輿
妙究厥指歸由博反約集

莫過於濂洛關閩之數子者乃直接孔孟之傳而千百世後學之宗主也奈世風漸薄而儒道日衰昔之

學者以問業爲進德之基
而今人視爲梯榮之徑即
讀四子書昔人以是爲明
心見性之精而時俗視爲

工章句拾青紫之先資儒
術之不真理學所由晦息
也理學之晦息人心所由
邪僻也惟我西山張子爲

理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
行地無一息不昭著天壤
間而獨藴含發越于虛靈
不昧之人心故儒者之學

成理要用是彰明教術提醒人心而挽回世道猗歟休哉昔横渠先生自稱繼孟子而以道自任我張子

又將繼横渠而復明此道

矣詞約而旨深義簡而居

要使讀者既不苦於泛濫

而皆可得其本原盡瓊瑤

以寡而奇積磔以多爲賤
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
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
備舉所願讀是書者以身

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
於幽閒靜一之中而超然
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將
見理學明而人心正繼前

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

端有賴於此矣厥功豈淺

鮮哉

賜進士狀元及第太子太保

特簡

天恩存問原任內翰林弘文

院大學士前吏部右侍郎

兼秘書院學士右春坊右

中允秘書院脩撰壬辰會
試分考
順治戊戌中秋望前三日
治年弟呂宮拜撰

序

督學張西山先生家于燕而祖貫關中為宋横渠先生之裔留心理學有年遭逢

今上重道崇儒興賢造士廣厲學宫一惟尊經翼傳是務期于化民成

俗一道同風謂科目帖括之文詎足
闡發聖賢閫奥乃論次先儒所著述
集其大成樹之標準斷以周張程朱
五子功在繼往開來是謂儒宗刪定
其書名曰理要以詔後之學者刻既
成命廷鉅綴一言序述所以明道淑

人之意廷錚敢以不文辭蓋自
童年讀中庸至仲尼祖述堯舜
竊疑布衣何以上接帝王之統
戒懼慎獨意即危微精一之傳
既從一二先輩指授濂洛關閩
微旨稍稍窺見吾儒學問本源

天地有太極主靜立人極誠者天之
道誠之者人之道醒々相承綱宗要
旨不出數言以是宗要博觀古今
諸儒之說若大海之有指南而羣
星之拱北矣夫五子起于宋代
當五季之後而絕千年絕學良繇

藝祖洞闢重門正如我心二語實闡其先今幸
朝廷表章聖學先生干城儒教俾五子之書揭日月而麗中天學者知所指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皆人人分內事何多讓焉昔孔子

至聖羣弟子學焉而得其性之所
近惟顏曾獨得其宗漢以後諸儒
繁星燦列代不乏人至五子幾于
二曜無他理居其要焉耳先生
挈以示人人識要以立乎其大俾
世間聰明才智之士不至獸布帛

敷衆為無奇而流于玄虛寂滅
之弊蓋有實理然後有實學有
實學然後有實用文章雖不
朽政事必有可觀使其得志當
令萬物得所推其用心無非三
代以上盡人以合天同流而贊

化即以追唐虞之盛不難矣子輿七篇功不在禹下縣灊楊墨而正仁義也先生儒宗理要一書功名不在子輿氏下有識者必以為知言

蘭陵後學楊廷鑑敬書

序

學之不明也士有利欲之溺有聞見辭章之溺有意見之溺有異學之溺溺已因以溺人相溺於利欲者忘身相溺於聞見辭

章者喪志相溺於意見異學者
亂天下欲救其溺而反其喪也
如之何亦曰治之以五經而已
矣五經之在天下也如揭日月
而行孰爲翼之周程張朱五子

之書是也自帖括取士以来士
習日下有能通經若漢儒者尠
矣况翼經若五子者乎其書具
存其人皆可師百世在乎上之
人有以表章之表章其翼經者

而經明經明而天下治若夫紹
絶學之心傳通聖人於寤寐亦
未有舍五子之一脉而能遡源
於洙泗者也
西山王甲張公来視學吾呉六

條之示甚切異端邪說禁甚嚴既行之三季矣而尤念士皆儒也儒得其宗而僞者屛儒之言皆理也理得其要而雜者除於較士之餘取五子之書而訂之

研之擇之區之有總序有分序有論有說有緒言無非昭揭乎理之所為一與儒之所以一者讀之如得指南而遊學海五子之書不患其浩博又如秉列炬

而入義府五子之書之藴繇此
而發揮其開示来者繇五子以
會五經學術醇而人心正端必
賴之矣夫督學者之于士以法
制閑之孰若以理義誘之以理

義誘之而油然生其悅則法制有不閑而閑之化豈非作人之盛事歟三吳才藪士之好讀書者非不多但讀書而不得其要領故浸淫以至於溺溺而思反

仍在讀書讀書而歸之儒宗理要之書則讀書即以復性耳先忠憲一生學力主于天性上不加毫末此理之所為一與儒之所以一也向輯朱子節要以續

四子近思錄令得公此全書而
厥懐乃大暢矣五子中横渠先
生為公十七世祖公表先生之
學曰苦心力索與周子不同者
人皆知之而超然自得直造精

徵與周子同者人未必知之也

嗚呼闡明祖德悠悠孝思讀是

書者亦可以感公之業於誠而

宣為教也已

治錫山同學弟高世泰頓

首謹序

序

儒宗理要者今

文宗西山張公所輯周張程

朱五大儒之書以教天下萬

世者也公裔接橫渠紹聞衣

德約五子全集之繁益廣近思之未盡倡明絕學扶進人心功至偉矣竊聞之儒者需也孔子以師之聖爲人所需與皇帝王之爲人需皆儒也

人需天以覆需地以載天地亦儒也揚子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孔子論儒行詳矣又曰爲君子無爲小人斯辨儒之祖歟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

要緒其精矣儒術之岐昉自秦漢抑其徵也宋興七十年周元公出自江都河汾來又各五百年繇孔子而來則旣千五百年矣然後開源於洛

關中翼之至徵國而蓺者彌
昌晦者彌著大儒之難也如
此雖然先後一儒也古今一
理也人自以其理爲理則不
衷於理不衷於理則各自以

其儒爲儒而不壹乎儒楊陸
二山豈不賢者顧論太極爲
莊老疑西銘爲兼愛介甫子
朱易才也當其推先周子
深語退思贈言全德有莫逆

焉卒於二程一往佛異又奚
怪乎談易之林栗恚而肆詆
於正心誠意之紫陽哉今夫
嶽有四而岱爲宗瀆有四而
河爲宗謂夫流派之所共也

周子似顏張子似孟或以黙
契或以深若安勉微㛛其底
於粹精一也二程之學或推
純公純公天勝固近於周正
公十八上書較薄鄴之年未

嘗不少豈非夙成何獨神明大程哉大程性寬而規廣次程方矣密矣造德異而至道同世有並大程於周子者卽於次程烏得不並大程也文

公既紹二程棄其勝大專思
實踐著述弘多更覃精於註
釋至於太極西銘力疾不廢
啓後之功開先埒烈矣學者
目眩經史之全手復棘乎文

集語類之浩汗雖於集註猶
弁而棄之視濂洛之言不足
乎攻也此無他不明乎理斯
見異而遷不舉乎理之要故
見理而不入也系儒而迷其

宗不亦宜乎今觀五大儒之書周張約矣周更約於張程朱博矣朱更博於程於其約者純以守之於其博者精以擇之然後足以續往聖迪來

學當吾世而屹然茲任者非
公疇屬哉史記傳儒林歷代
仍之洎乎宋史始標道學明
道之所存也嗟夫此吾儒之
統所繇更數百禩而未墜於

地者也論者又謂乾德間五
緯集奎天子特於戴記中表
章學庸時賜諸臣權輿風厲
不數傳而儒益顯公率祖攸
行窮理規要會當投戈講藝

之日淑已淑人五大儒而後

西山振其宗矣

雲間包爾庚長明氏拜撰

儒宗理要序

天地古今一理而已天地古今之理一儒而已自大道晦而三教之名儼然竝稱孔孟衰而諸子百家雜沓竝進天下且不復知所謂理所謂儒夫理者先天地生萬物而

儒者贊化育叅三才者也故天地間一日非理則不可以爲天地而一日非儒則不可以爲人彼世俗之儔無論矣卽號爲聰明才智者日誦習四書五經而不知此卽身心性命之資齊治均平之道惟研

求帖括精工文辭以弋取科第尤可異者以爲道在科第之外因幷在四書五經之外離去經常尋求恍忽或流于玄默或墮于空虛甚且自誣先聖以爲會師二氏廿爲之下而不惜嗚呼人心之惑如此

其奈之何哉夫人心不明理學之不彰也理學不彰儒術之不著也能麟竊深憂之今

天子聖明聿興文治謝遣西域之使稱佛來朝者設

先師木主于內庭弘德殿橫經論道

崇禮師儒脩國學衍孝經凡所以
課士興賢無不臨軒親命根本性
原夫
朝廷欲一道德同風俗而奉
天子命來校多士顧不能承德意以
宣教化豈所云恪共厥職者乎能

鏻不敏幼讀
先横渠諸書即探求理學期以自
淑淑人今得稍行其志意欲大集
羣儒之言發明全體之理恐博則
不精泛則寡當竊謂古今先後之
儒皆儒也而儒必有其宗天地萬

物之理皆理也而理必有其要若周張程朱五子者上以續往聖不傳之緒下以開來學入德之門自孔孟後以儒而言則固儒之宗也舉五子則凡爲理學而稱儒者皆可即此該之矣又其爲書弘深浩

博梓不勝梓而其間亦不無應酬游衍之作雖無非妙理而非其要因僣刪之存其什一以爲理要則凡窮天下之理者又可即此而通之矣學者試舉而觀之讀遍書則太極陰陽表裏洞徹可以破誕謾

虛無杳冥昏默之惑讀西銘則乾父坤毋萬物一體可以藥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之偏其若定性何學諸篇則心性明而學術正觀心大紀諸作則本原徹而異學淸凡天下之外吾儒以爲學者皆非學也

外吾儒之理以爲理者皆非理也
而天地古今之道一以貫之矣學
者其可弗盡心乎

順治戊戌夏後學西山張能鱗敬書

儒宗理要凡例十二則

一五子書向有全集行世然卷帙浩繁約共二百六十餘卷貧士力不能致即能致往往不能終讀今約爲二十餘卷以便貧士且以便世之讀是書者

一周張二程四子向經朱子與呂伯恭先生採輯爲近思錄此集似贅然近思錄卷帙太簡讀者每憾管闚又朱子文集語錄多未輯入則於五子爲未全是集惟以廣近思而全五子也

一五子之辭詳略不同蓋周子之書純粹以精不可復刪況易通一書元屬未備方患其少豈容復有去取若横渠公則惟去易說如朱子之易學啓蒙可另集行世也程之删多於張朱之删多於程非程朱之多疵也其書愈博則其擇當愈精耳

一集中程朱之集分類周張不類者簡則不可類也近思錄雖周張亦分類然以簡從簡則可類茲集則稍詳矣鱗於五子皆欲務其全而勢有不能程

朱之類皆不得已非近思之比也

一程朱集皆分類其復有不同者程之文集經解爲簡於朱簡則不能從類故莫如分别而輯之爲善也至於分類命名亦有不同者朱之書較程爲博博則撫所不可取裁故可以惟吾所類若程亦拘此類則所鈌者多矣故莫若就簡分類之爲得也

一集中文字如朱子封事之類本應全錄不應類分但封事所言非一端而其多至於累帙不得不分

以就類者亦勢也讀者若欲觀其全篇則有全集在

一集中文字語錄惟朱子最多收之不勝收茲集止取其關係極大者存之雖有遺珠未暇惜也然亦有表彰功業論略古今而類所不能收者復爲類餘一卷總以見朱集之弘博精深未易輕於去取耳

一集中文字槩不用註釋惟義有難通及綱領事目

間註釋之如太極圖西銘正蒙之類是已其餘不能多載限於卷帙學者當自求之耳

一集中文集語錄雖有去取而其存者一字不敢竄易即有闕文疑字亦仍原書之舊明敬愼也

一周程張朱世人向有是稱全書次第似當仍之今考横渠公世數先後與二程同時而於二程復爲表叔則次居其後或二程所未安也今定以周張程朱爲次亦揆之於理耳

一是書之成擬名爲五子書而坊刻向有五子全書則老莊荀列淮南也吾儒之所以尊於天下萬世者正與諸子不同豈容復混特名之曰儒宗理要使讀者顧名思義綱目瞥心識者詳之

一是集始於丁酉之秋成於戊戌之夏編輯校讐鳩工剞劂凡八閱月欲明先聖之統務盡心手之勞佐予成者婁江陸子道威慈水姜子桐侯剡溪姚子代入西泠趙子積生也道威名世儀諸生高隱

精理學有品行桐侯名晉珪直節松槃先生冢孫

嘗舉明經飭躬力學代人名工亮寻戊子所取士

自期古處能守身以事其親積生名驪淵寻任武

林時執經問字皆深心斯道者也無忘共事因并

識之

能鱗白

儒宗理要總目

周子

二程子

朱子
序

正學論

學術之歧始於秦漢秦漢以上道止一儒戰國縱橫而百家興漢室中衰而佛老盛自是以後各道其道非吾所謂道矣賢者憂之故唐昌黎有原道之文宋歐陽有本論之作皆以指示來學啓迪沉迷二千年來賴玆一炬能解學問不及五子文章不及二公既冒昧輒書而復諄諄爲此贅論得無重爲學者所笑乎然嘗流覽天下之士竊觀天下之文變之深憫之

切而終不能已於言也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達云者取其足以發攄吾心藏天下之道不至流爲詖淫邪遁之歸也夫自古至今操觚者多矣而秦漢以來言詩者必推李杜謂之正派言文者必推韓歐謂之大家葢李杜得三百篇之遺而韓歐得辭達之旨也不特文字爲然古今詩文之家類多無行至李杜韓歐則俱信爲端人良以文章所在皆道之所在而非徒辭句聲律之爲沾沾故

鮮以爲今之學者苟欲學爲文章亦學道而已道足於已而發爲文章則於詩必爲李杜於文必爲韓歐卽於制義必爲王唐瞿薛而其立身制行則又爲周張程朱昔人有言其人不雜其文不雜其言不雜則爲醇儒矣豈非古今來有數人物參天地關盛衰者乎奈何今之學者不此之務而徒取青儷白蠅聲蚓竅爭一句之巧矜一字之工其或流爲隱怪者絕去仁義中正之言務爲誕謾虛無之說昏迷蟄溺自謂

高明。試思四書五經中。曾有一言與彼教相近否耶又從來聖賢相傳。光明正大。中和平易。曾有如彼教之飾智驚愚否耶。世俗不察。往往墮其雲霧而號稱賢知者。又箋經釋疏。樂爲前驅。後生不讀聖賢之書不聞正論。而日浸潤於邪說。其不去人倫滅天理流爲異類者幾希矣。故觲以爲人心之不明。文章之不純。皆由於學術之不正。五子之輯。所以使人知學問之要。而學術之不正者。多由賢智者汩沒於二氏之

歟。故又以其餘意作是篇。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先儒之語。豈無謂哉。

能鱗識

朱陸異同說

人同心也心同理也苟非下愚其聰明才智豈遠遜於人者但同是聰明同是才智正用之其究必歸於正悞用之其始已墮於偏殆墮於偏而不覺其非又恐人之議其後也故寧執始學之悞爭勝是非而一時頗僻之徒復喜爲新奇便易之說轉相師習世道人心因之蠱壞此非聰明才智之禍更什伯於下愚者哉如朱陸異同前人辨之已詳何容復贅但鱗謬

輯五子一書匪啻心不唯欲世之宗異端者廢然知返卽世之宗理學者本末源流尤不可以不察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豈不足貴但此爲孩提之童未嘗學問者發耳吾儒自入學以來格物致知皆從平實地上眞積力踐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若云不假脩爲合下便是孔子何以言時習言克復子思子何以言戒愼恐懼耶夫格致工夫莫先居敬居敬之

道莫先主一積累漸摩自覺煩苦聞有一術焉簡而易從則相與尤而效之然天下之事物無窮其理亦難執一勢有常變法有經權譬如忠孝難以兩全必求忠不礙孝孝不礙忠自非聰明才智之人不可而苟無學術以濟之伍員王陵其得謂之善全否耶象山之學但守一心故以涵養爲主翁以省察爲奴婢甚至以粗惡之性皆認爲此心妙理正如禪家者流冥心求悟不落言詮此朱子所云大段粗暴深似告

子者也至王陽明獨提良知二字空諸所有益爲禪家立赤幟可與大學之道同年而語哉若朱子一生學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存之也靜而虛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其敎人必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以爲不先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究中庸之旨趣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

經綸大經而論天下之事垂萬世之則也哉觀其所
與象山論質諸書初如旗鼓互陳終能折服其心自
云力弱不能謹於幾微此本末源流之辨朱子所能
上接孔孟之傳而下廣濂洛諸儒之教也雖然象山
之病止任一已之私至於持守此心堅凝强固用力
特勤學者不察其用力之勤而但祖其合下便是之
說其流至於空虛寂滅陷入異端而不自覺其不為
象山罪人者幾希烏乎佛老之害彰明較著儒者猶

得以正言距之至號爲吾儒浸淫異教妒父捍敵於外而子納款於內滅人倫而絕天理豈不哀哉讀五子之書源流本末釐然具陳千古來聖聖相傳之統如日中天雖與六經並垂可也而或棄而不講豈其聰明才智有獨勝耶是誠可哀也已

能鱗識